

“你想太多了。那家伙或许是数学天才，但杀起人来应该很外行。”

“都一样。”汤川坦然自若地说，“杀人对他来说应该更容易。”

草薙缓缓摇头，拿起肮脏的马克杯。

“总之我会试着盯住石神。如果男性共犯存在的前提可能成立，调查内容也会更扩大。”

“照你的说法，犯案手法未免太粗糙了。事实上，脚踏车上的指纹忘了擦，又没把死者的衣服完全焚毁，简直是漏洞百出。我倒想问个问题：这桩命案是事先计划好的吗？抑或是在某种原因下，突发性的犯罪？”

“这个嘛——”草薙像要观察什么似地死死盯着汤川，“也许是突发性犯罪吧。假设靖子为了谈判某件事把富坚约出来，石神以保镖的身份陪同出席。没想到双方一言不合，于是两人就失手把富坚杀死了——应该是这样吧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就和看电影的事产生矛盾了。”汤川说，“如果只是要谈判，用不着事先准备不在场证明——即使那是不完整的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说这是计划性犯案？靖子和石神打从一开始就打算杀他，所以事先埋伏……”

“这也不大可能。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草薙一脸厌烦。

“如果是石神拟的计划，绝不会这么不堪一击，他不可能拟出这种漏洞百出的计划。”

“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”说到这里，草体的手机响起，“抱歉。”说着他接起电话。

是岸谷打来的，他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。草薙边问边做笔记。